



理學叢書

朱子語類

〔宋〕黎靖德編

理學叢書

朱子語類
第三冊

〔宋〕黎靖德編
王星賢點校

朱子語類卷第三十

論語十二

雍也篇一

雍也可使南面章

問：『寬洪簡重』，是說仲弓資質恁地。曰：『夫子既許它南面，則須是有人君之度，意其必是如此。這又無稽考，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。』義剛。

問：『雍也可使南面』，伊川曰：『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。』尹氏曰：『南面，謂可使爲政也。』第一章凡五說，今從伊川尹氏之說。范氏曰：『仲弓可以爲諸侯』，似不必指諸侯爲南面，不如爲政却渾全。謝氏曰：『仁而不佞』，其才宜如此。楊氏亦曰：『雍也仁矣。』據『仁而不佞』，乃或人之問。夫子曰『不知其仁』，則與『未知，焉得仁』之語同，謂仲弓爲仁矣。不知兩說何所據，恐『仁』字聖人未嘗輕許人。曰：『南面者，人君聽政之位，言仲弓德度簡嚴，宜居位。不知其仁，故未以仁許之。然謂仲弓未仁，卽下語太重矣。』陸

仲弓問子桑伯子章

仲弓見聖人稱之，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。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，故因而發問。夫子所謂可也者，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。仲弓謂「居敬而行簡」，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，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。蓋居敬則凡事嚴肅，却要亦以此去律事。凡事都要如此，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。時舉。

仲弓爲人簡重，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，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，看如何。夫子云此人亦可者，以其簡也。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。故仲弓乃言「居敬行簡」，夫子以爲然。南。

行夫問子桑伯子。曰：「行簡，只就臨民上說。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，人只道『可也簡』，便道了也是利害。故夫子復之曰：『雍之言然。』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，是有可使南面之基，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。論來簡已是好資稟，較之繁苛瑣細，使人難事，亦煞不同。然是居敬以行之，方好。」賀孫。

問：「『居敬行簡』之『居』，如居室之『居』？先生應。復問：『何謂簡？』曰：『簡是凡事據見定。』又曰：「簡靜。」復問：「『簡者不煩之謂』，何謂煩？」曰：「煩是煩擾。」又曰：「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。」節。

居敬、行簡，是兩件工夫。若謂「居敬則所行自簡」，則有偏於居敬之意。人傑。

問「居敬而行簡」。曰：「這簡是兩件工夫。如公所言，則只是居敬了，自然心虛理明，所行自簡，這簡只說得一邊。居敬固是心虛，心虛固能理明。推著去，固是如此。然如何會居敬了，便自得他理明？更有幾多工夫在。若如此說，則居敬行簡底，又那裏得來？如此，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。」

矣。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。如上蔡說，呂進伯是箇好人，極至誠，只是煩擾。便是請客，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，又自有這般人。又有不能居敬，而所行却簡易者，每事不能勞攘得，只從簡徑處行。如曹參之治齊，專尚清靜，及至爲相，每日酣飲不事事，隔牆小吏酣歌叫呼，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，何有於居敬耶！據仲弓之言，自是兩事，須子細看始得。」又曰：「須是兩頭盡，不只偏做一頭。如云內外，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；如云本末，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。居敬了，又要行簡。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，不只偏說一邊。」○

問：「注言：『自處以敬，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。』程子曰：『居敬則心中無物，故所行自簡。』二說不相礙否？」先生問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看集注是就本文說，伊川就居簡處發意。」曰：「伊川說有未盡。」○廣集注。

胡問：「何謂行簡？」曰：「所行處簡要，不恁煩碎。居上煩碎，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！故曰『臨下以簡』，須是簡。程子謂敬則自然簡，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人。亦有人自處以敬，而所行不簡，却說不及。聖人所以曰居敬，曰行簡，二者須要周盡。」○諱。

居敬行簡，是有本領底簡；居簡行簡，是無本領底簡。程子曰：「居敬則所行自簡。」此是程子之意，非仲弓本意也。○人傑。

胡叔器問：「『居敬則心中無物，而所行自簡』，此說如何？」曰：「據某看，『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』，它說『而行簡以臨民』，則行簡自是一項，這『而』字是別喚起。今固有居敬底人，把得忒重，却反行得煩碎底。今說道『居敬則所行自簡』，恐却無此意。『臨下以簡，御衆以寬』。簡自別是一項，只是揀那緊要

底來行。」又問：「看『簡』字，也有兩樣。」曰：「只是這箇簡，豈有兩樣！」又曰：「看它諸公所論，只是爭箇『敬』字。」義剛。

叔器問：「集注何不全用程說？」曰：「程子只說得一邊，只是說得敬中有箇底意思，也是如此。但亦有敬而不簡者，某所以不敢全依它說。不簡底自是煩碎，下面人難爲奉承。『御衆以寬，臨下以簡。』便是簡時，下面人也易爲奉承，自不煩擾。聖人所以說『居敬行簡』，二者須是兩盡。」義剛問：「敬是就心上說，簡是就事上說否？」曰：「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。而今行簡，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，豈有不心做出來？」義剛。

問：「居敬則內直，內直則外自方。居敬而行簡，亦猶內直而外方歟？若居簡而行簡，則是喜靜惡動、怕事苟安之人矣。」曰：「程子說『居敬而行簡』，只作一事。今看將來，恐是兩事。居敬是自處以敬，行簡是所行得要。」廣。

問：「伊川說：『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。』意覺不同。」曰：「是有些子差，但此說自不相害。若果能居敬，則理明心定，自是簡。這說如一箇物相似，內外都貫通。行簡是外面說。居敬自簡，又就裏面說。看這般所在，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，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。」賀孫。

問：「仲弓問子桑伯子」章，伊川曰：「內主於敬而簡，則爲要直；內存乎簡，則爲疏略。」仲弓可謂知旨者。但下文曰：「子桑伯子之簡，雖可取而未盡善，故夫子云可也。」恐未必如此。『可也簡』，止以其簡爲可爾。想其他有未盡善，特有簡可取，故曰可也。」游氏曰：「子桑伯子之可也，以其簡。若主之以

敬而行之，則簡爲善。』楊氏曰：『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，以其簡也。』夫主一之謂敬，居敬則其行自簡，但下文『簡而廉』一句，舉不甚切。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。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，居簡行簡，乃所以不簡。先有心於簡，則多却一簡，恐推說太過。既曰疏略，則太簡可知，不必云『多却一簡』。如所謂『乃所以不簡』，皆太過。范氏曰：『敬以直內，簡以臨人，故堯舜修己以敬，而臨下以簡。』恐敬、簡不可太分說。『居』字只訓『主』字，若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，則可；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，則不可。若云修己，臨下，則恐分了。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『以臨其民也』。』又曰：『子桑伯子其處己亦若待人。據夫子所謂『可也簡』，乃指子桑伯子說。仲弓之言乃發明『簡』字，恐非以子桑伯子爲居簡行簡也。』尹氏亦曰：『以其居簡，故曰可也。』亦范氏之意。呂氏以爲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，謝氏以爲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，皆是旁說。然於正說亦無妨。謝氏又曰：『居敬而行簡，舉其大而略其細。』於『敬』字上不甚切，不如楊氏作『主一而簡自見』。』曰：『可也簡』，當從伊川說。『剩却一『簡』字』，正是解太簡之意。『乃所以不簡』之說，若解文義，則誠有剩語；若以理觀之，恐亦不爲過也。范固有不密處，然敬、簡自是兩事，以伊川語思之可見。據此文及家語所載，伯子爲人，亦誠有太簡之病。謝氏『因上章而發明』之說是。』

徒務行簡，老子是也，乃所以爲不簡。子桑伯子，或以爲子桑戶。升卿。

哀公問弟子章

問：『聖人稱顏子好學，特舉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二事，若不相類，何也？』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，故從

而稱之。」柄謂：「喜怒發於當然者，人情之不可無者也，但不可爲其所動耳。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，既知其非，則不可萌於再，所謂『頻復之吝』也。二者若不相類，而其向背實相對。」曰：「聖人雖未必有此意，但能如此看，亦好。」柄。

顏子自無怒。因物之可怒而怒之，又安得遷！

問：「『不遷怒』，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？」曰：「聖人固是『不遷怒』，然『不遷』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，在顏子分上說便大。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，不著說不遷。才說，似猶有商量在。若堯舜則無商量了。是無了，何遷之有，何不遷之有！」騰。

內有私意，而至於遷怒者，志動氣也；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，氣動志也。伯恭謂：「不獨遷於他人爲遷，就其人而益之，便是遷。」此却是不中節，非遷也。邁夫。

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。據此之語，怒與過自不同。怒，却在那不遷上。過，才說是過，便是不好矣。惲。

或問顏子「不貳過」。曰：「過只是過。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，只消看他「不貳處」。既能不貳，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。」時舉。

問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。曰：「重處不在怒與過上，只在不遷不貳上。今不必問過之大小，怒之深淺。只不遷，不貳，是甚力量！便見工夫。佛家所謂『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』，若有過能不貳，直是難。貳，如貳官之『貳』，已有一箇，又添一箇也。」又問「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」。曰：「聖人則都無這箇。顏子則疑於

遷貳與不遷貳之間。「賜。祖道錄云：『貳不是一二，是長貳之『貳』。』餘同。」

尋常解「不貳過」，多只說「過」字，不曾說「不貳」字。所謂不貳者，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」。如顏子之克己，既克己私，便更不萌作矣。「人傑。」

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，一以爲克己之初，一以爲用功之處。」曰：「自非禮勿視聽言動，積習之久，自見這箇意思。」「堯孫。」

問：「學顏子，當自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起？」曰：「不然。此是學已成處。」又問：「如此，當自四勿起？」曰：「是。」程子云：「顏子事斯語，所以至於聖人，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。」「過。」

不遷不貳，非言用功處，言顏子到此地位，有是效驗耳。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，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。「伯羽。謨錄云：『此平日克己工夫持養純熟，故有此效。』」

行夫問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。曰：「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，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。顏子學處，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。至此純熟，乃能如此。」「時舉。賀孫錄云：『行夫問云云，曰：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不是學，自是說顏子一箇證驗如此。』恭父云：『顏子工夫盡在『克己復禮』上。』曰：『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』，是他終身受用只在這上。』」

問：「不遷怒、貳過，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，方如此，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。」曰：「夫子說時，也只從他克己效驗上說。但克己工夫未到時，也須照管。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，而遷怒、貳過只聽之耶？」「義剛。」

或問：「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，不遷不貳乃是克己效驗。」或曰：「不遷不貳，亦見得克己工夫卽在其

中。」曰：「固是。然克己亦非一端，如喜怒哀樂，皆當克，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。」或曰：「顏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。不遷不貳，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此。」曰：「但看『克己復禮』，自見得。」

問：「『不遷怒』是見得理明，『不貳過』是誠意否？」曰：「此二者拆開不得，須是橫看。他這箇是層層趨上去，一層了，又一層。『不遷怒』，是工夫到處。」又曰：「顏子只是得孔子說『克己復禮』，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。『不違仁』，也只是這箇『不遷怒』，『不貳過』，也只是這箇『不改其樂』，也只是這箇『克己復禮』，到得人欲盡，天理明，無些渣滓，一齊透徹，日用之間，都是這道理。」賀孫。

問：「不遷不貳，此是顏子十分熟了，如此否？」曰：「這是夫子稱他，是他終身到處。」問：「若非禮勿視聽言動，這是克己工夫。這工夫在前，分外著力，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。」曰：「非禮勿視聽言動，是夫子告顏子，教他做工夫。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。如『無伐善，無施勞』，是他到處；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，也是他到處。」問：「就不遷不貳上看，也似有些淺深。」曰：「這如何淺深？」曰：「『不遷怒』是自然如此，『不貳過』是略有過差，警覺了方會不復行。」曰：「這不必如此看。只看他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時心下如何。」賀孫。

又云：「看文字，且須平帖看他意，緣他意思本自平帖。如夜來說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，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。顏子到這裏，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。『不遷怒』，如鏡懸水止；『不貳過』，如冰消凍釋。如『三月不違』，又是已前事。到這裏，已自渾淪，都是道理，是甚次第？」問：「過，容是指已前底說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過是逐事上見得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固是逐事上見。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，此後更不做；明日

又是那一件不是，此後更不做。只顏子地位高，纔見一不善不爲，這一番改時，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。當那時須頓進一番。他聞一知十，觸處貫通。他覺得這一件過，其餘若有千頭萬緒，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。」曰：「如此看『不貳過』，方始見得是『三月不違』以後事。」曰：「只這工夫原頭，却在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』上面。若是『不遷怒』時，更無形迹。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得？這也便要如此不得，只是克己工夫。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，却獨以告顏子，可見是難事，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。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。道無古今，且只將克己事時時就身已檢察，下梢也便會到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地位，是亦顏子而已。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，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，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。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。一心之中，便是有是非言語，便是有是非動作，便是有是非，以至於應接賓朋，看文字，都有是有是非，須著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，始得。心中思慮纔起，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，那箇是非。才去動作行事，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，那箇是非。應接朋友交遊，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，那箇是非。看文字，須便見得那箇是是，那箇是非。日用之間，若此等類，須是分別教盡，毫釐必計始得。孔子曰：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』且如今見人行事，聽人言語，便須著分別箇是非。若是他做不是，說不是，雖不可誦言之，自家是非，須先明諸心始得。若只管恁地鶻突不分別，少間一齊都滾做不好處去，都不解知。孟子亦說道：『我知言，詖辭，知其所蔽，淫辭，知其所陷，邪辭，知其所離，遁辭，知其所窮。』這不是分別得分明，如何得胸次恁地瞭然！天下只是箇分別是非。若見得這箇分明，任你千方百計，胡說亂道，都著退聽，緣這箇是道理端的著如

此。如一段文字，纔看，也便要知是非。若是七分是，還他七分是；三分不是，還他三分不是。如公鄉里議論，只是要酌中，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。這箇似是，那箇也似是，且捏合做一片，且恁地過。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，看他千度萬態，都無遜形。如天下分裂之時，東邊稱王，西邊稱帝，似若不復可一。若有箇真主出來，一齊卽見退聽，不朝者來朝，不服者歸服，不貢者入貢。如太祖之興，所謂劉李孟錢，終皆受併，天下混一。如今道理箇箇說一樣，各家自守以爲是，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非。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，如『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』，是大丈夫；若後車千乘，傳食諸侯，喚做大丈夫也得。問：『是非本吾心之固有，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。所以是非不明者，只緣本心先蔽了。』曰：『固是。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，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。程先生所以說『纔明彼，卽曉此』。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，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，無古今，無先後。所以說『先聖後聖，其揆則一』下，又說道：『若合符節』。如何得恁地？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。一念之初，千事萬事，究竟於此。若能先明諸心，看事物如何來，只應副將去。如尺度，如權衡，設在這裏，看甚麼物事來，長底短底，小底大底，只稱量將去，可使不差毫釐。世上許多要說道理，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，少間事迹雖不一相合，於道理却無差錯。一齊都得如此，豈不甚好！這箇便是真同。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，便道是了。做事都不敢盡，且只消做四五分。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，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。且得人情不相惡，且得相和同，這如何會好！此乃所以爲不同。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，也不是易。須是常常檢點，事事物物，要分別教十分分明。是非之間，有些子鶻突也不得。只

管會恁地，這道理自然分明。分別愈精，則處事愈當。故書曰：『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』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，是多多少少事！到末後相傳之要，却只在這裏。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！「賀孫。」

問：『前夜承教，以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，乃顏子極至處，又在『三月不違仁』之後。據賀孫看，若不貳，是逐事不貳，不是體統說。而『三月不違』，乃是統說。前後淺深，殊有未曉。』曰：『不須泥這般所在。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，實亦不見得甚淺深，只一箇是死後說，一箇是在生時說。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。如某舊時，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。若偏旁有空礙處，只恁地且放下。如看這一章，只認取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意思是如何，自家合如何，便是會做工夫。如射箭，要中紅心，他貼上面煞有許多圈子，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，是黑底，是朱底，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。『不貳過』，不須看他已前，只看他不貳後氣象。顏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輒改。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，只須逐事上檢點。過也不論顯微，如大雷雨也是雨，些子雨也是雨，無大小都喚做過。只是清明時節，青天白日，便無些子雲翳，這是甚麼氣象！「賀孫。」

問：『顏子能克己，不貳過，何爲三月之外有違仁處？』曰：『孔子言其『有不善未嘗不知』，便須亦有不善時。』又問：『顏子之過如何？』曰：『伊川復卦所言自好。未到『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』，猶常用力，便是心有未順處。只但有纖毫用意處，便是顏子之過。』

敬之問：『顏子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，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？』曰：『聖賢之意不如此。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，不成說且教我去靜！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，故怒於甲時，雖欲遷於乙，亦不可得而

遷也。見得道理透，則既有過，自不復然。如人錯喫鳥喙，才覺了，自不復喫。若專守虛靜，此乃釋老之謬學，將來和怒也無了，此成甚道理？聖賢當怒自怒，但不遷耳。見得道理透，自不遷不貳。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，『必先知諸心，知所往，然後力行以求至』，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。立之因問：「明道云：『能於怒時遽忘其怒，而觀理之是非。』又是怎生？」曰：「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，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，而觀理之是非，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。蓋怒氣易發難制，如水之澎湃，能權停閣這怒，則如水漸漸歸港。若顏子分上，不消恁地說，只見得理明，自不遷不貳矣。」時舉。賀孫錄別出。

敬之問：「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，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。」曰：「不然。此正是交滾頭。顏子此處無他，只是看得道理分明。且如當怒而怒，到不當怒處，要遷自不得。不是處便見得，自是不會貳。」敬之又問：「顏子深潛純粹，所謂不遷不貳，特其應事之陳迹。」曰：「若如此說，當這時節，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著。看公意，只道是不應事接物，方存得此心。不知聖人教人，多是於動處說，如云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』，又如告顏子『克己復禮爲仁』，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。公意思只是要靜，將心頓於黑卒卒地，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。這不成道理，此却是佛家之說。佛家高底也不如此，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。這道理不是如此。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，應事紛雜，暫於靜處少息，也只是略如此。然做箇人，事至便著應，如何事至，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！當怒即怒，當喜即喜，更無定時。只當於此警省，如何是合理，如何是不合理。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閑處得？事父母，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；出外應接，便有出外許多酬酢。」賀孫。

問顏子不遷怒。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：「怒是箇難克治底。所謂『怒，逆德也』。雖聖人之怒，亦是箇不好底事物，蓋是惡氣感得恁地。某尋常怒多，極長。如公性寬怒少，亦是資質好處。」

問：「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，覺語意上句重，下句寬，恐有引進後人意否？」曰：「看文字，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，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，不須滯在這般所在。這兩句意只同。與哀公言，亦未有引進後學意，要緊只在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』六字上。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，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。若去看偏旁處，如水流時，這邊壅一堆泥，那邊壅一堆沙，這水便不得條直流去。看文字，且把著要緊處平直看教通徹，十分純熟。見得道理，如人一身從前面直望見背後，從背直望見前面，更無些子遮蔽，方好。」
賀孫。

問：「集注『怒不在血氣則不遷』，只是不爲血氣所動否？」曰：「固是。」因舉公廳斷人，而自家元不動。又曰：「只是心平。」植。集注。

問：「『不貳過』，乃是略有便止。如韓退之說『不二之於言行』，却粗了。」曰：「自是文義不如此。」又問：「『不貳過』，却有過在。『不遷怒』，已至聖人，只此一事到。」曰：「纔云不遷，則於聖人之怒，亦有些異。」曰：「如此，則程先生引舜，且借而言。」曰：「然。」可學。

問：「伊川謂：『顏子地位，豈有不善！所謂不善，只是微有差失。』」曰：「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、不貳，便大過，不貳也難。」僞用。

問：「『不貳過』，集注云『過於前者，不復於後』，則是言形見之過。伊川乃云：『如顏子地位，豈有

不善！所謂「不善」，只是微有差失。纔差失，便能知之；纔知之，便更不萌作。又似言念慮之過。不知當如何看。」先生曰：「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，但過不可貳耳。」時舉。

陳後之問：「顏子『不遷怒』，伊川說得太高，渾淪是箇無怒了。『不貳過』，又却低。」曰：「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，『天下之達道』，那裏有無怒底聖人！只聖人分上著『不遷』字不得。顏子『不遷怒』，便尚在夾界處，如曰『不改其樂』然。」曰：「『不貳過』，只是此過不會再生否？」曰：「只是不萌於再。」惇。

問：「黎兄疑張子謂『慊於己者，不使萌於再』，云：『夫子只說『知之未嘗復行』，不是說其過再萌於心。』廣疑張子之言尤加精密。至程子說『更不萌作』，則兼說『行』字矣。」曰：「萌作亦只是萌動。蓋孔子且恁大體說。至程子張子又要人會得分曉，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。只管如此分別，便是他不曾看，枉了心力。」廣。士毅錄云：「程子張子怕後人小看了，故復說到精極處，其實則一。」

問顏子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。曰：「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，只依此學，便可以終其身也。」立之因問：「先生前此云：『不遷、怒貳過』，是『克己復禮』底效驗。」今又以爲學卽在此，何也？」曰：「爲學是總說，『克己復禮』又是所學之目也。」又云：「天理人欲，相爲消長。克得人欲，乃能復禮。顏子之學，只在這上理會。仲弓從莊敬持養處做去，到透徹時，也則一般。」時舉問：「曾子爲學工夫，比之顏子如何？」曰：「曾子只是箇守。大抵人若能守得定，不令走作，必須透徹。」時舉云：「看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。只如守一箇『孝』字，便後來無往而不通，所謂『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』；與夫居敬、戰陣，無不見得是這道理。」曰：「孝者，百行之源，只爲他包得闊故也。」時舉。

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。曰：「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，不恁纏去，其實只是一意。如易傳包荒，便用馮河，不遐遺便朋亡，意只是如此。他成四項起，不恁纏說，此論須做一意纏看。」其本也真而靜，是說未發。真，便是不雜，無人偏；靜，便是未感。『覺者約其情，使合於中，正其心，養其性』，方是大綱說。學之道，必先明諸心，知所往，然後力行以求至，便是詳此意。一本作『知所養』，恐『往』字爲是，『往』與『行』字相應。」辟。

問：「『天地儲精』，如何是儲精？」曰：「儲，謂儲蓄。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，故能生出萬物。」廣。

問：「何爲儲精？」曰：「儲，儲蓄；精，精氣。精氣流通，若生物時闡定。本，是本體，真，是不雜人偏；靜，是未發。」復問：「上既言靜，下文又言未發，何也？」曰：「疊這一句。」復問：「下文『明諸心，知所養』，一本作『知所往』，孰是？」曰：「『知所往』是，應得力行求至。」節。

氣散則不生，惟能住便生。消息，是消住了，息便生。因說『天地儲精』及此。士毅。

「『得五行之秀者爲人』。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，蓋做這人，須是五行方做得成。然陰陽便在五行中，所以周子云：『五行一陰陽也。』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。如甲乙屬木，甲便是陽，乙便是陰；丙丁屬火，丙便是陽，丁便是陰。不須更說陰陽，而陰陽在其中矣。」或曰：「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。」曰：「然。」惺。

「其本也真而靜，其未發也五性具焉。五性便是真，未發時便是靜，只是疊說。」惺。
問：「程子云：『情既熾而益蕩，其性鑿矣。』性上如何說鑿？」曰：「性固不可鑿。但人不循此理，任意